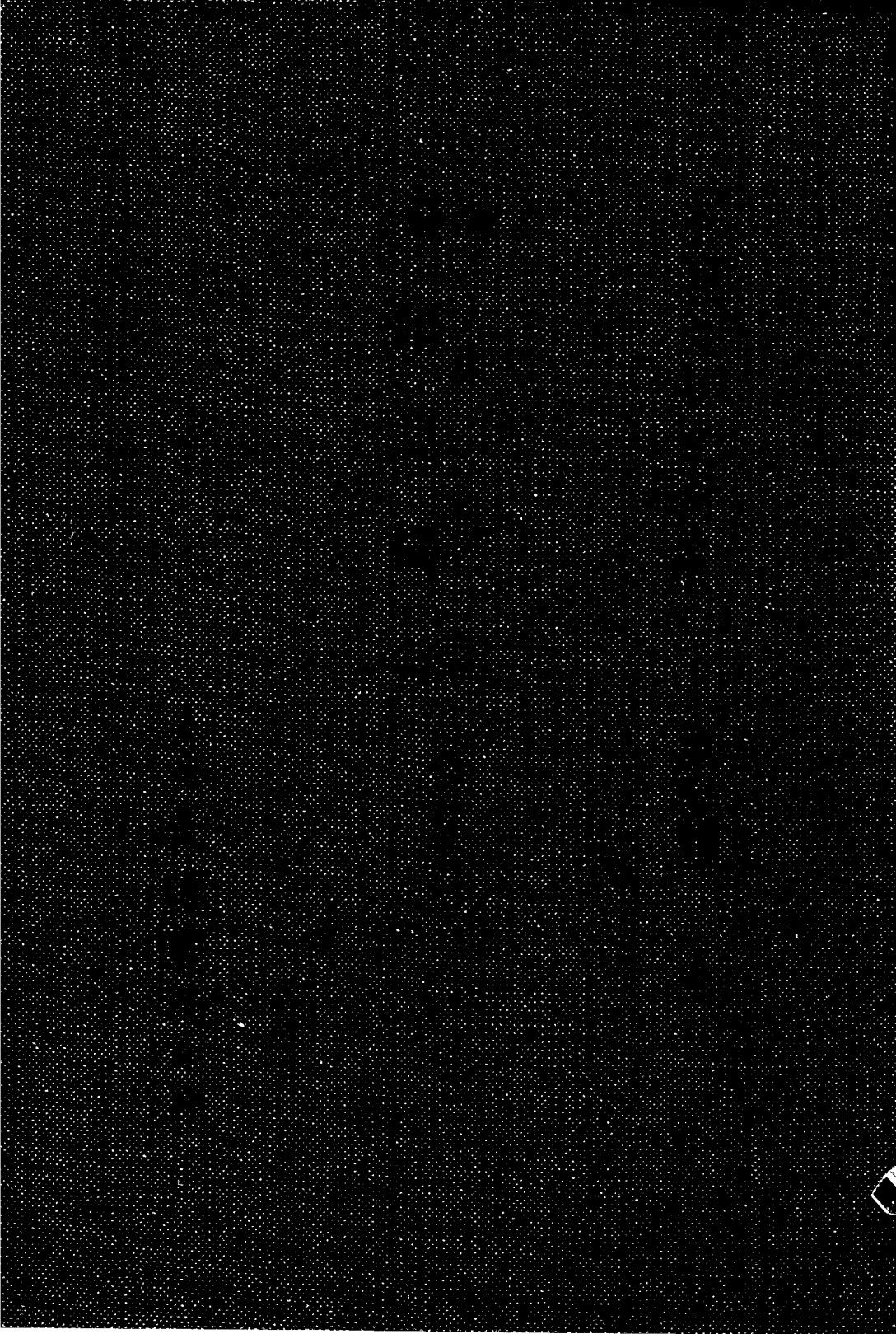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K2:1.2
Z68
1022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七輯

海東札記
臺陽見聞錄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種

海東札記

朱景英

劉序

六合以外，聖人有所不知。不知之，則不敢言之也。東坡官登州，五日而將去，以不見海市爲恨，禱於神而得見，乃作詩歌以紀之。故凡風土人情之變，山川草木之奇，屬在海隅，非中土可例，不身親其地而歷有年所，其能了然於心胸、筆之於簡冊乎？

吾友朱君研北爲臺灣司馬三年，秩滿來京，出海東札記一編見示。夫臺之隸我版圖久矣。官斯土者，孰不真知之而能言之，顧待君援筆以記乎？蓋四海內外，其麗於天與麗於地者有同、有不同。人生於其間，性情嗜好亦因之各別。每覽夫方輿所載，千態萬狀，忽覺胸中奇奧之氣勃然而生，未嘗不嘆宇內之風景，皆乾坤清氣醞釀而成，卽天地之大文也。欲得難狀之景而錄之成文，非才學識之兼全，豈能文天地之大文哉？君爲吾楚名元。自爲諸生時，吾卽欽其學之博、才之長。年來宦遊四方，又足增其識，故所著畚經堂詩集，早爲騷壇所推重。而其作是編也，統之以八門，釐之爲四卷，萬類洪纖，覲縷備載，體物之工，不啻偃師化人之戲。至於御民有道，立政有方，則經濟之老成，尤足爲後之守土法。寧第斯文之必待君而成哉？

君與吾少圃兄爲同年友。君甫自臺歸，吾兄卽往宰鳳邑。君其寄一編與吾兄讀之，

亦可奉爲前事之師云。

乾隆癸巳仲冬月下浣八日，年姻愚弟劉亨地撰。

鄭序

臺灣孤懸海裔。入版圖、置郡縣，自我朝康熙始，閱今百餘年。六穀時熟，犴嫫如家人。官茲土者，怡怡于于，涉洪濤如履平地。蓋太和翔洽，非一朝夕效也。若其土俗民風，載郡邑志者，亦屢經修輯，而覽者猶有弗全、弗備之憾；何耶？程之以在官，縻之以常俸，迫之以歲月，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也。

武陵朱研北司馬，深思篤古，釀於平時。乃以佐守是邦，行部所經，得遍其境。至輒延覽形勝，諏詢名物，暇日記所見聞，釐爲四卷，名之曰海東札記。歲癸巳，秩滿來京師，手以示余。余受而卒業，因嘆曰：昔人謂一莖草化萬丈金身，不信然歟！

夫臺灣蕞爾地，而外障生番，內屏中國，屹然爲東南重鎮；豈所謂地險者非邪？觀研北是編，島夷之延亘，風濤之險夷，不待按圖，瞭然在目前。其地田畝、軍營，下及鳥獸、卉木，鉅細悉具。其立言簡而峭，其叙事約而盡，其體物核而精；卽起酈生、柳子爲之，奚以易此？至其習俗之驟難移易，利弊之所當因革，尤拳拳致意，寓以箴規，重以激勸，且有深望於來者；仁人用心，無往不厚如是。研北治績循茂，讀是編者其亦可想見矣，毋徒作嶺外代答諸書觀也可。

乾隆癸巳長至後治學弟鄭際唐撰。

海東札記目次

余貳守海東，逾三歲，南北路過焉。凡所聽睹，拾紙雜然記之，日積以多，遂析爲八類，鈔存四卷。隨筆件繫，藉備遺忘，要無當於郡邑志體，故挂漏不免，覽者諒之！乾隆壬辰歲冬十月朔日，武陵朱景英幼芝自識。

卷一

記方隅.....(一)

記巖壑.....(五)

卷二

記洋澳.....(二)

記政紀.....(一七)

卷三

記氣習.....(二五)

記土物.....(三一)

卷四

記叢璣

(四九)

記社屬

(五七)

海東札記卷一

記方隅

武陵朱景英幼芝撰

以海中荒島而置郡邑，實邇所未有。其以臺灣名者，襲乎舊，第未知昉自何時。或曰地在東隅，形似彎弓；或曰山橫海嶠，望之若臺，民居廛市，又在沙曲水滙之處；地之得名以此。明末莆田周嬰東番記又稱臺員，未知何據。大抵閩音「灣」、「員」相近，故涉筆者亦因之混耳。愚謂島夷僻在窮海，鱗介與伍，書契茫昧，齟齬呶呶，安得有地形字義可以彷彿？意明嘉、萬間，海寇奸民迭來竄踞，時因墟立市，卽境呼名，差爲近是。否則，音之不通，義於何取，臆度者毋乃詞費耶？

文獻通考流求國居海島，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，水行五日而至。隋大業中，曾令羽騎尉朱寬入其國取布甲而歸。時倭國使來朝，見之，以爲夷耶久國人所用。旁有毗舍耶國，語言不通，袒裸盱眙，殆非人類。宋淳熙間，其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州水澳、圍頭等村，多所殺掠。喜鐵器，掠取門環及剗甲取鐵。臨敵用鏢，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，蓋愛其鐵不忍棄。論者疑其情狀相似，以臺灣卽毘舍耶國，其足信歟？

又有據名山藏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之說，指爲今臺灣，恐亦影響譚耳。至海防考有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澎湖三十六島，郡志據之，語尤可疑。考隋書陳稜流求之役在大業中，而本傳亦無略澎湖三十六島之詞。獨不解當日談海防者，何所據而云云也？惟顧宛溪謂北港在澎湖東南，亦謂之臺灣，或不誣歟！

元末設澎湖巡司。明洪武初，徙其居民置漳、泉間，廢巡司。嘉靖中，林道乾寇海邊，俞都督大猷討之，追至澎湖。道乾遁入臺灣。大猷留偏師駐澎。道乾旋遁之占城。澎之偏師亦罷，設巡檢守之；尋裁。萬歷間，內地人顏思齊爲日本甲螺。甲螺者，彼國中頭目也；引倭屯於臺灣，鄭芝龍附之。未幾，棄去。荷蘭誘土番取其地，築城以居，又築樓相望，今安平鎮城及郡中紅毛樓是也；壁如塗丹，故均謂之赤嵌云。

本朝順治初，芝龍子成功自江南敗歸鷺門，荷蘭甲螺何斌導成功取臺灣，遂逐荷蘭據之，僭置承天府，名東都，設天興、萬年二縣，又卽一鯤身立安平鎮。成功死，子經改東都爲東寧，二縣爲二州，又設南北路、澎湖安撫司各一。經死，子克塽嗣。康熙壬戌歲，姚總督啓聖謀取臺灣。明年六月，施提督琅統舟師攻澎湖，破之，克塽降。歲甲子，廷議設臺灣府，領臺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。雍正元年，增彰化縣，又設淡水廳。五年，設澎湖廳。此臺灣有郡所繇來也。

由廈門出大嶝門，或由遼羅放洋，歷七更水程至澎湖。又自澎湖五更水程至臺灣，

通水程十有二更。更六十里，計海舶汎洋，共爲里七百二十。入鹿耳門，易小舟棹內港二十里，經安平鎮，又十里抵郡西郭上岸。蓋臺、厦東西遙對，其水程約略如此。

臺灣府東抵羅漢門六十五里，是爲中路；西抵澎湖三百八十里；南抵沙馬磯頭四百六十里，是爲南路；北抵雞籠六百三十四里，是爲北路。東西廣四百四十五里，南北袤一千九十四里。臺灣縣倚郭，東至羅漢門六十五里，西至鹿耳門三十里，南至二贊行溪、鳳山縣界二十里，北至新港、諸羅縣界二十里；廣九十五里，袤四十里。鳳山縣東至傀儡山五十里，西至打鼓港十里，南至沙馬磯頭三百七十里，北至二贊行溪、臺灣縣界七十里；廣六十里，袤四百四十里，距郡九十里。諸羅縣東至大龜佛山二十里，西至海三十里，南至新港、臺灣縣界八十里，北至虎尾溪、彰化縣界五十里；廣五十里，袤一百三十里，距郡一百里。彰化縣東至南北投大山二十里，西至海二十里，南至虎尾溪、諸羅縣界五十里，北至大甲溪四十里；廣四十里，袤九十里，距郡二百里。淡水廳駐竹塹，東至南山十里，西至海七里，南至大甲溪一百十九里，北至大雞籠城二百七十五里；廣十七里，袤三百九十四里，距郡三百五十九里。澎湖廳東至東吉嶼八十里，西至草嶼八十里，南至南嶼一百里，北至目嶼八十里；距郡三百里，是又以水程計者。以上全郡疆域道里，就志乘所紀稍爲更定如此。舊志則稱臺地二千八百四十五里。劉觀察良璧風土記，又謂康熙五十五年經大臣勘定一千五百餘里，而林學博謙光臺灣紀略直稱南路

五百三十里，北路五千三百三十里，何計程懸絕乃爾！要之，郡邑疆索，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官司所轄者可紀；若其深山野族，與外罕通，外人亦不能深入其阻，谿峒廣輪之數豈郵籤里鼓所可計算耶？且郡境紀程甚長，視內地幾幾倍之，未審從前憑何步丈？大抵就土人所指，意爲近遠耳。

臺灣綿亘千餘里，號稱沃野。顧平沙漠漠，彌望無際。每風起堀堞飛揚，如度龍堆鴈塞，幾忘此境在東南海外也。高者爲園，低者爲田，窪者爲潭，滯者爲塹，附山者爲莊爲社，通海者爲溪爲港。問途者彳亍於歧路，尋津者裴回於絕潢。字以俗撰而愈訛，語經重譯而莫辨。斯故非僅盤陸、盱眙，阻於南北人之見已也。

記巖壑

志稱臺山自福州五虎門蜿蜒東至大洋中，二山曰關潼、白畎，是臺灣諸山之龍起處也；隱伏波濤，穿海渡洋至臺之雞籠山，始結一腦，磅礴繚繞千餘里，或山谷，或平地，諸山屹峙，不可紀極。又稱臺地祖山，自福州渡海，從此而來，而郡治又近南，故以木岡山爲少祖；是皆狃於形家者言，牽附支離，可爲典要乎？至稱大海環繞郡境，爲閩省外障，其山皆向內地；北路之後壠與興化南日對、竹塹與福清海壇對、南嵌與閩安鎮關潼對、上淡水與北茭對、雞籠城與沙埕烽火門對；形勢之論，差爲近似。

東望半壁，逕岡復嶺，蔽虧曦魄，竟莫能測其起訖。稽其名義，以地域野番，故統謂之內山云。終日雲氣鬱巖，不見峰岫，則天色晴霽；若山骨盡露，青翠如滌，則霧霏立致矣。

羅漢門在郡治東。自猴洞口入山，層巒疊嶂，環峙虎頭山。過大灣崎、蘆竹坑、鰲狗坑，又東南經土樓山，壁如削成。稍前爲疊浪崎。出茅草埔，度鴈門關。距關里許，有深塹可數百尺，攀崖度險，令人心悸。又自番子寮越烏山，高峰斗絕，險不可階矣。緣路徑紆而仄，入幽出坎，不一而足。惡草蒙茸，悶人頭目，樹惟桃榔披拂而已。入羅漢內門，平疇沃衍，種蒔被畦，畝無濶塍，麓無閒壤。凡歷三重埔皆然。又東南由觀音

亭、更寮、頭崙、番子路頭越大崎嶺，則爲外門。其東爲南子仙山、東方木山。隔溪爲旗尾山，淡水出焉。南爲銀錠山，北爲分水山。又自社尾莊、蘭坡嶺可赴南路。由木岡社、卓猴山可赴北路。曩以地逼野番，且易叢奸匪，故邊界有禁，而輦運以時。近則墾闢漸廣，往來如織矣。

未至鳳山十數里，遙望崇墉錯堞，稍前，詢知半屏山也。奇秀爲海外僅見。列障出於天鑿，名山者惟此爲雅切耳。縣南三十里有鳳山，縣之得名以此。又有鳳彈、鳳鼻諸山，狀形殊可鄙笑。

打鼓山附近縣治，委屬海隅。山石嵌空，頗爲好事者輦致亭榭間，然膚理色澤，罕有細潤者，要不足供玩賞也。

岡山在鳳山縣治之北，狀如覆舟，無洞壑幽阻之處，不解醜類何以屢集此生心。近時城守左軍守備率兵駐此，久而勿弛，庶孤兔無從竄突歟？朱學博仕玠小流求志云，山巔牡蠣螺蚌遺殼甚夥；山去生熟番既遠，且上無居人，是不可解。彰化胡雄白明府云，彰化諸高山在治內者亦然；豈臺地諸山昔皆在海中耶？沈文開雜記云，臺灣當混沌時，總屬茫茫大海，中崎高山，因水歸東南，漸現沙土，所以地薄而常動；理或然也。

小流求山，鳳山西南海中嶼也，周三十餘里，內饒竹木，山下多礁石，巨舟不敢泊，樵採者棹小舟往焉。聞昔有墾土居者，今亦徙入以爲禁地。朱學博据閩部疏云，由興

化東門而出，更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遙，爲平海衛，正當大洋東南二面，了無障蔽，登城東望，日下黯黯一點爲烏坵，倭夷所經行處也，天清時小流求亦隱隱見，云卽指此山也；恐未必然。

玉山在諸羅萬山之中，望之如太白積雪，非有玉可採也。

火山有數處。鳳山志，港西里赤山之頂，不時山裂，湧泥如火，燄隨之，有火無烟，取薪芻置其上則烟起。臺灣風土志，南子仙山後有火出石畔，撲之亦滅，吹之輒起。又郡舊志，貓羅、貓霧二山之東，山上晝常有烟，夜常有光，在野番界內，人跡罕到。又玉案山後山之麓有小山，其下水石相錯，石罅泉涌，火出水中，有燄無烟，燄發高三四尺，晝夜不絕，置草木其上則烟生燄然，皆化爲燼，故亦名火泉。

蓬山而北，有白沙墩，橫界中達，巨溟漱其趾；陟巔瞰，臨眇空濶，遠浪擊撞，青瀉無際，真大觀也。

八里坌亦山名。由竹塹過眩眩社、南大溪、北大溪至南嵌，凡九十五里不見人烟。路行海岸間，雪浪一拍，直沾衣袂。至此則爲淡水港。港南有觀音巖，極高峻。相傳凌絕頂可瞰澎湖。港東有奇獨圭崙山。山後有礮山，水潺潺巉石間，與石皆藍色如澱。下爲沸泉，其熱如炙。厥土黃黑，質沈重有光芒，以指撚之，颯然有聲，碎如粉，日曝極乾，煉以油，可得硫磺。余以公事至八里坌，棲止港南，見隔港山頂，毒霧彌漫，氣息

觸不可耐。從前設巡檢都司防此，以地氣惡，近皆移去。

沙馬磯山，南路盡境也。雞籠山，北路盡境也。皆在海中。相傳呂宋往來船以沙馬磯爲指南，日本往來船以雞籠爲指南。沙馬磯酷熱，雞籠奇冷，南北之殊如此。郡境，若南之傀儡、卑南覓、大龜紋、琅嶠諸山，北之攸武乃、查內、蛤子難諸山，皆野番出沒之區，本無正名，譯番語彷彿得之，不堪掌錄。

郡境通海之處，各有港澳。定例只許廈門、鹿耳門商船往來。此外臺灣縣有大港，鳳山縣有茄藤港、打鼓港、東港，諸羅縣有民港、笨港、猴樹港，彰化縣有海豐港、三林港、鹿子港、水裏港，淡水廳有蓬山港、中港、後壠港、竹塹港、南嵌港、八里坌港，凡十有七港，均爲郡境小船出入販運其中，各設官守之。笨港列肆頗盛，土人有南港北港之稱，大船間有至者。鹿子港則烟火數千家，帆檣櫓集，牙儈居奇，竟成通津矣。中港而上，皆可泊巨舟，八里坌港尤夥。大率笨港、海豐、三林三港爲油糖所出；鹿子港以北，則販米粟者私越其間，屢經查禁，近亦稍稍斂跡矣。

南北溪流錯雜，皆源發內山，勢如建瓴；大雨後尤迅急不可厲揭，行旅苦之。郡城北十里許有洲子尾，地極窪坳，通途爲之中斷。蔣觀察允焄前守郡時，築堤數里，支板橋十餘以醺水，人稱便焉。嗣來分巡是郡，復增築之。

鳳山縣東南三十里爲淡水溪，源出山猪毛社後山。水初出爲巴六溪，合力力溪、大

澤溪、冷水坑，會流數十里入海。每夏秋水漲，諸溪驟匯，海不能洩，灝漾不可涯計。水落後，洲渚縱橫，有褰裳涉者，有用竹筏濟者。

虎尾溪在諸羅、彰化之交，源出水沙連內山，合諸溪之水至臺子窪入海；水濁而迅，泥沙淤漩，車徒涉此，疾行稍緩，則有沒腹埋輪者；有插竹以導行旅，循之可無他虞。

彰化縣北十里有大肚溪。志稱溪濶水險，發南投山，過北投、貓羅、柴坑諸社，北合水沙連九十九峰之流爲草港入海；然水落時沙際尙可踵接也。

大甲溪濶可十里。溪涯山皆圓石，絡土溪底，山骨礪砢，苔毛馱莠，滑不容趾。迅湍衝激，聲沓如霆。渡此者先傭社番數十，牽臂聳頂，亂流逆涉，良久始達北岸，心膽猶惕惕然。溪在彰化縣北四十里，與淡水廳分界。又北二十里許，有大安溪，險如大甲，然較狹矣。

自竹塹至南嵌，諺云九十九溪，內多一溪十數彎折者。潮過小鳳山，至南嵌社，南受查內山水，東受關渡門水，西入海。

關渡門從淡水港東入潮流，分爲二支，西南至擺接社止，東北至峰紫嶼止。番民往來，俱用蟒甲。蟒甲者，剝獨木爲舟也，大者可容十三、四人，小者三、四人，划雙槳以濟，蠻奴習焉。雞籠內海所製最大。於獨木之外，另用藤束板輔於木之兩旁，可容二